

屈原与端午的相遇 比想象中更曲折也更深沉

安 颜 颜

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，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。不过，“学界通说”在这里与“大众文化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：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；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，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。

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，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。汨罗江畔，高冠切云，长剑陆离，一首《离骚》诵声锵然……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，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。若无屈原，单单一抹粽叶，几只龙舟，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，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。

站在21世纪的渡口回望历史，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；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，要比人们想象中曲折得多，也深沉得多。



未见屈原：从《夏小正》到“恶月恶日”

端午的“底色”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。薰苍术、饮雄黄、菖兰沐浴、挂五毒幡、给孩子手臂上系“长命缕”……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，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

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，会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：一端是精英阶层的“礼”，一端是普罗大众的“俗”。

“礼”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“夏至礼”，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。据《夏小正》载，夏代已确定“两至”，所谓“时有养日”“时有养夜”，“养”为“长”，“养日”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，即夏至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“夏至礼”：“仲夏之月，万物方盛。日夏至，阴气萌作，恐物不秣。其礼：以朱索连荤菜，弥牟朴虫钟。以桃印长六寸，方三寸，五色书文如法，以施门户。代以所尚为饰。夏后氏金行，作苇菱，言气交也……汉兼用之，故以五月五日，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，以难止恶气。日夏至，禁举大火，止炭鼓铸，消石冶皆绝止。”

通过《后汉书》可知，在汉代，夏至前后需要用“朱索”“五色印”作为装饰，其原因在于这一天“阴气萌作，恐物不秣”。所谓“夏至一阴生”，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、夜渐长，在阴阳家眼中这是“阴进而阳退”的体现，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“扶阳抑阴”。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“阴气萌动”的日子，而汉代“兼用”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，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：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，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。

为什么是五月五日？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：“恶月恶日”。“恶月恶日”指五月五日，早在《夏小正》中有这一日需“菖兰沐浴、蓄采众药，以蠲除毒气”的记载，说明“恶月恶日”早在夏代就已滥觞。不过“恶月恶日”真正的影响在于其如魔咒般的习俗。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，“暖气始盛，虫蠹并兴”，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，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，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。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载“凡妇人因暑月产乳，取凉太多，得风冷，腹中积聚，百疾竞起，迄至于死，百方疗不能瘥”，王充《论衡》言：“五月盛阳，子以生，精炽热烈，厌胜父母”，在中医观念中，妇人在产褥期最怕着

▲顾炳鑫《屈原像》



▲江寒汀笔下的端午

凉，往往“浓蒲褥，遮围四壁，使无孔隙”，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，其痛苦可想而知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文化中的“扶阳抑阴”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，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，《夏小正》中便已出现了“此日蓄药，以蠲除毒气”的传统。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，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引《琐碎录》言“五月上辰及端午日、腊日、除日前三日合约，可久不歇气味”，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、配药的良日。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，至西晋“端午”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《风土记》时，“端午=夏至+五月五日”这一“端午等式”已基本成型。

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，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“夏至”这一条目来记录，如明代《绍兴府志》载“夏至……率数十人共一舟，以先后相驰逐”，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。

也因此，褪去龙舟的热闹、粽子的香糯，端午的“底色”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。薰苍术、饮雄黄、菖兰沐浴、挂五毒幡、给孩子手臂上系“长命缕”……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，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——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，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。

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，两千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。在艺术上，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。”

随着屈原地位愈加崇高，借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便愈顺理成章。2008年，四大传统节日终于从民间走入官方视野，成为四个国家法定假日；

2009年，中国端午节正式被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……

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节日习俗从来不是静态的，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沉淀、变化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。于是，近代文人崇敬的爱国诗人屈原，与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个忠君谏臣屈原成为一体两面；而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中国端午节在经历了“屈原殉国日”与“诗人节”后，为千年前的那个端午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涵。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，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，“祛病除灾”的说法则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而被淡化，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，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，而《续齐谐记》中的惊鸿一瞥，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历久弥新。



▲齐白石笔下的端午
▲赵之谦《五瑞图》，故宫博物院藏



▲崔护、程宗元《龙舟竞标图》局部

粽叶包裹的美食札记

江 隐 龙

在中国，最先探到节日气息的永远是吃货的肠胃。春节的饺子和年糕，元宵节的汤圆，清明节的青团和清明粿，中秋节的月饼和桂花酒……当然，还有端午节的粽子。

中国粽子：当“乾”升级成“子”

“粽子”一词事实上只是俗称，其本名是“粽乾”。从字义来论，乾含米麦碎屑之意；作为一种小吃，则特指流行于两广之间、以糯米为主原料蒸制的糯米乾。将糯米用水槌捣成粉，再加水搅成糊状蒸煮，直到不粘手指便可以食用了。单一的糯米当然有些索然无味，于是人们又在里面放上了各式馅料：若是虾仁咸肉之类，便是咸粽；若是芝麻椰丝之流，便是甜粽——看来粽子界的咸甜之争，早在“乾时代”里便已露出端倪来了。

糯米粽种类极多，煮汤乾、薯包乾、糖心糍、寿桃乾背后各有各的文化与传说；而当乾与粽相遇时，便诞生了粽乾。这里要强调的是，粽乾与其是一个偏正短语，倒不如说是一个并列短语——与乾相似，粽本身也是食物名，指的用箬叶或芦苇叶等裹糯米做成的多角形的食品。乾侧重于“里子”，粽侧重于面子，粽乾合一，光看名字便能将这一味小吃的形制猜个大概。

关于粽子的起源，最流行的自然是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的故事。不过茂名人有自己的传说：话说茂名岁逢饥荒，铁拐李与曹国舅二仙路过，阴差阳错地扔下两个饭团由此解救了当地的灾民，于是二仙掷饭团之处便被称为“仙人古中地”，饭团则被叫做“古中乾”。“古”与“裹”、“中”与“粽”读音均相近，“裹粽乾”这一称呼又更为形象，于是反倒成为“正名”。裹粽乾渐渐演变成粽乾，叫着叫着，也就简化成了粽子。

以食粽祭屈原的说法直到南朝梁吴钧《续齐谐记》中才首次出现，此时距屈原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数百年，后人附会的可能性极大。不过这个传说的确很符合中国百姓的心声——在千百年的流变中，粽子的种类越来越多，形制越来越精致，但屈原沉江的传说却没有大的改变，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遗产。

日本粽子：从“光秀粽”到“道喜粽”

“资深”的粽子大国可少不了日本。端午在日本最早只是流行于宫闱之中的“药猎”及骑射节——“舶来品”粽子自然也是如此。直到江户时代，日本人依然将以梗米做的粽子称为“御所粽”，便因其主要供皇室幕府食用。

与中国不同，日本多以白茅叶为粽叶，故称粽子为茅卷。《延喜式》与《和名类聚抄》中分别有“粽料糯米二石”及“用白茅叶将米包裹、以草木灰碱水煮乾”的规定和记载，行文虽然简略，但足以勾勒出日本粽子的大体形态了。

日本关西地方的茅卷里通常会放些馅料，糯米也会换成葛粉，这便愈发接近于日式年糕，当年年糕也能视为

乾的一种。江户时代发行的《本朝食鉴》中直接记载以菰叶包裹年糕再用菖蒲绑好进行煮制的粽子烹饪技巧，由此看来粽与乾之间联系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。

中国粽子与屈原相关，日本也有一种“光秀粽”与历史上的大将相关：传说日本战时时期织田信长的手下明智光秀叛乱成功，在一次危机中因援军迟迟不至心中焦急，不知不觉竟将粽子连皮带馅全部吞食，这种白粽便被称为“光秀粽”。后“光秀粽”由川端道喜改良，以葛粉为料并用竹叶包制，这便演变成了极接近本地气的“道喜粽”。从“光秀粽”到“道喜粽”，浮现的不仅仅是浓浓的京都气息，更是茅卷在历史的流逝中渐渐成为和果子中一员的食物变迁史。

东南亚粽子：越南与泰国的“咸甜之争”

如果日本粽子是“北传派”，那“南传派”则无疑是东南亚粽子，而南传的起点，则是越南粽子。

作为东南亚唯一处于“汉字文化圈”的国家，越南端午传统也与中原极为相似，挂菖蒲、画符图、饮雄黄酒、赛龙舟……自然也少不了吃粽子。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越南人在端午更青睐于吃酸味水果、酒酿与酒饼；食用水果乃是吃斋，既可缅怀祖先又可驱邪；而酒酿、酒饼以及水果之“酸”均有杀菌之用——端午节无论流传到哪，终究少不了祛病除灾的期冀。

越南粽子以芭蕉叶为粽叶，形制上圆形与方形相杂，寓意“天圆地方”。此外越南粽子还“继承”了中国粽子的“咸甜之争”：咸派的馅料大多以虾、瘦肉、鸭蛋黄为主，甜派的馅料大多以椰丝、红豆、绿豆为主。从食材上看，越南粽子颇有广东粽子之风，秦朝时期的桂林、象郡早已消弭，但食欲却自有其传承。

与越南相比，泰国端午更以美食为重：泰国端午节名为“拜芭掌节”，这个“芭掌”便是泰国粽子。有趣的是，泰国粽子也分咸甜两派。芭掌是咸派，有板栗、香菇、咸蛋黄、鲜肉、虾仁、腊肠诸馅；甜派称为“吉掌”，是一种碱水粽。吉掌所用的碱水是富有泰式风情的榴莲皮灰碱水，在这种特别的碱水泡制下，吉掌有一股特别的天然植物清香。

“拜芭掌节”，拜的当然不是芭掌，而是粽子背后代表的祖先。泰国历史上多潮汕移民，而粽子既是这些“过番”怀念故土的载体，也是他们送给泰国的礼物。在东南亚各国中，粽子与端午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数越南与泰国，其余诸国虽也多有粽子，但并非端午风物——最具代表性的菲律宾粽子，还常被当成是圣诞节时的名点。

习俗有界，美味无界。粽子、茅卷、芭掌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后，有着人类相同的美食追求。民以食为天，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“饴”的终极定理。